



【第十一回】

耽国事冷落皇后，论朝政擢升大臣

1677年的春天，荣妃马佳氏为康熙生下了三阿哥胤祉。康熙很高兴。只不过，康熙高兴的，不是他有了三皇子胤祉，而是他已经看到了平叛胜利的曙光。因为，康熙在京城已经新组建成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人数多达三十万之众。

这年春天的战事基本上有这么一种情况：东线和西线战场上，除了零星的冲突外，几乎没有战事，而中线战场上，战争骤然间变得激烈起来。吴三桂在向湖南、湖北大举增兵的同时，严令林兴珠和韩大任，务必在这年春天打过长江去，在这年夏天之前，占领湖北全境。所以，林兴珠和韩大任便倾数十万军队，向长江北岸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一时间，中线战场变得异常紧张。如果吴三桂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那东线和西线战场上也必将发生重大的变故。

故而，索额图等文武大臣们均以为，康熙定然会把那新组建成的三十万大军派往湖北前线，与吴三桂的叛军决一死战。然而，康熙却作出了一个令众人都颇感意外的决定：只派五万人南下增援湖北战场，另二十五万军队全部开往西线，并明令由索额图担任那二十五万军队的统帅。

索额图能亲往前线作战，心中当然激动，可对康熙作出的这一重大决定，依然大惑不解。明明湖北一带战事吃紧，为何要把大军开到几乎没有战事的西线战场？

康熙在索额图去往西线战场的前一天晚上，把他召到了乾清宫。当时，乾清宫内，除了阿露和赵昌（赵盛的同父异母兄弟）外，就康熙和索额图二人。

康熙问索额图道：“你可知朕为何要你率大军开往西线战场？”

索额图如实回答：“臣实不知。”

康熙又问道：“你以为，东线、西线和中线，哪条战线上的叛军实力最弱？”

索额图回答道：“显然是西线上的叛军力量最弱。”

康熙再问：“依你之见，如果把在京的三十万军队全部开往湖北战场，是否

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击垮吴三桂的叛军？”

索额图想了想后回道：“恐怕不易。吴三桂的叛军不仅人数众多，且战斗力也很强，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打垮他，实属难事。”

康熙点点头，接着问道：“在你看来，明珠和勒尔锦，加上新派去的五万人马，能否在长江北岸，挡住林兴珠和韩大任的疯狂进攻？”

索额图又想了想，然后言道：“臣不敢保证明珠和勒尔锦能够永远地挡住林兴珠和韩大任的进攻，但凭明珠的才干和勒尔锦的经验，加上长江这一道天险，在较长的时间内，把吴三桂的叛军阻在长江以南，料也不是什么难事。”

康熙“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索爱卿还不知道朕为何要把你派往西线吗？”

索额图双目一亮：“皇上，微臣终于明白了……”

康熙追问道：“爱卿终于明白了什么？”

索额图言道：“皇上的意思是，叫明珠和勒尔锦在长江沿线挡住林兴珠和韩大任，让微臣率大军集中兵力先把实力最弱的西线叛军解决掉……”

“不错，”康熙重重地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待爱卿解决了西线叛军，再挥师南下，加入湖北战场，那林兴珠和韩大任，纵然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招架不住了。”

索额图缓缓地言道：“如果，能再有一支大军，从东线发起进攻，牵制住东线的叛军，那这一切就非常稳妥了……”

康熙却道：“爱卿不必担心东线的叛军。东线叛军以耿精忠和尚之信最为强大，他们即使想驰援西线，恐也鞭长莫及。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援助之意。不然的话，那尚之信为何龟缩在广东而不领兵加入中线战场？”

索额图道：“皇上说得是。不过，待微臣领兵与西线叛军作战时，那吴三桂如果派兵增援西线，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康熙微笑着摇了摇头：“索爱卿将问题考虑得很周到，但依朕看来，爱卿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了。吴三桂叛军的主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湖北战场，他急于打过长江去给其他各路叛军鼓气，如果他撤兵增援西线，他就不怕明珠和勒尔锦趁机南下？”

索额图心悦诚服地道：“皇上真是圣明无比啊……区区叛军，怎敢与皇上为敌？”

康熙一乐：“索额图，你休得当面吹捧朕。朕且问你，你去了西线之后，打算如何行动？”

索额图道：“微臣手中现有二十五万大军，加上西线原有的清军，微臣可以集中近四十万军队，而西线各路叛军加在一起，恐也不过微臣兵力的一半。所



以，微臣打算西去之后，集中所有兵力，对西线各路叛军展开全面攻击，力争将西线所有叛军，全部歼灭！”

索额图说得信心百倍，康熙却轻轻问道：“索爱卿，你要消灭西线所有叛军，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索额图胸有成竹地回道：“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

康熙继续问道：“你说，明珠和勒尔锦能在长江边上守这么长的时间吗？”

索额图一怔：“微臣以为，明珠和勒尔锦……应该能守这么长的时间……”

康熙摇了摇头道：“‘应该’不行，要‘一定’才行啊……如果你还没有将西线叛军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林兴珠和韩大任已经率兵打过了长江，则战局将会有何变化？”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则战局的变化将会十分明显：西线的叛军定会殊死抵抗，吴三桂的叛军不是西去增援就是迅速北进，而东线叛军也会在吴三桂叛军胜利的鼓舞下，大举向清军发动进攻。

索额图讷讷言道：“那样一来，整个战局将会变得非常复杂，也非常危险……”

“所以，”康熙静静地道，“你想将西线叛军全部歼灭、永绝后患，意图虽很好，但不太现实。”

索额图低低地言道：“微臣无能，请皇上教诲……”

康熙不动声色地道：“要消灭西线叛军，不一定全都需诉诸武力。应先仔细地分析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作出相应的计划。西线各路叛军中，以王辅臣的兵力最多，看起来，王辅臣的战斗力和最强。但实际上，在朕看来，王辅臣根本就没有多少同大清朝作战的决心。否则，他在攻下兰州之后，就不会又主动地放弃而退守平凉。王辅臣此举，是否含有等待招安之意？若是将他招安过来，岂不是既避免了军队的损失又节约了很多时间？而如果真的这般解决了王辅臣，那西线其他各路叛军还不望风溃逃？这样，你不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挥师南下，与明珠、勒尔锦一起，合力夹击吴三桂叛军？”

索额图的声音依旧很低：“皇上大略，实在是英明。那王辅臣退守平凉之后，一直按兵不动，确有等待朝廷招安之意。只是，微臣对王辅臣招安一事，有些担心……”

康熙问道：“你是否指的莫洛一事？”

索额图点头道：“微臣正是此意。王辅臣既已杀死了莫洛，纵然他真想接受招安，恐怕他也心有顾虑。还有，朝廷若真的将他招安过来，又将如何处置？”

康熙慢慢地从身上摸出一道圣旨来，他一边将圣旨递与索额图一边言道：“朕对此早有考虑。朕在圣旨上写得明明白白，凡主动停止与朝廷为敌者，往事

一概不究。至于真的将王辅臣等人招安过来了该如何处置，那就是以后的事了。目前最紧要的，是先解除掉西线叛军的威胁，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吴三桂。吴三桂一除，东线的叛军就不足为虑了。”

索额图将那道圣旨细心地纳入怀中：“皇上，如果王辅臣不愿意接受招安，该怎么办？”

康熙手掌朝下一劈：“他若一意孤行，你就彻底消灭他！”

索额图紧接着道：“臣明白了，臣应做好两手准备。”

“是的。”康熙言道，“但你必须记住，你西去之后，不要对西线所有的叛军都展开攻击，那样战线太长，耗时也太多，弄得不好，还会使西线战场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你到达西线之后，应集中优势兵力，将平凉一带团团围住。换句话说，你去西线作战的重点，就是那个王辅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只要将王辅臣解决掉了，就一定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朕再重复一次，你西去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替朕解除西线的威胁，然后掉过头来，加入湖北战场。你明白了吗？”

索额图神色凝重地回道：“微臣明白了！如果皇上没有别的什么旨意，微臣想即刻回去，准备明天出发事宜。”

康熙轻轻地点了点头：“索爱卿，你回去吧。朕在这里等着你的好消息。”

索额图刚一离开，那赵昌就迫不及待地言道：“皇上，奴才以为，凭索大人这般英俊才干，对付一个狂妄的王辅臣，当是小事一桩……”

赵昌所言，本也无可厚非，但康熙听了，却不禁皱了皱眉。赵昌来乾清宫已有一段时间了，康熙觉得，这赵昌不但与乃兄赵盛长得极其相像，而且似乎比赵盛要乖巧伶俐得多，也许是因为赵昌要比赵盛年轻许多的缘故吧，但是，如果让康熙在赵盛和赵昌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康熙则肯定会选择前者。因为，这个赵昌似乎太过于聪明了，聪明得都让康熙感到不快。尤其让康熙感到不快的是，这个赵昌在刚入乾清宫的那阵子，居然在康熙与大臣谈论的时候中途插嘴。为此，康熙曾严厉地训斥过赵昌，叫他不要对任何政事乱发议论，要好好地以其兄赵盛为榜样，忠心耿耿地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宫人。康熙曾对阿露言道：“若不是看在赵盛的分上，朕定要重重地处罚于他！”不过，自康熙严厉地训斥之后，赵昌也的确变得规矩了，至少，在康熙与大臣们交谈的时候，他是再也不敢胡乱插嘴了。

此刻，见康熙不禁皱起了眉头，赵昌情知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他就慌忙跑到康熙的正对面，一边自己打自己耳光一边言道：“皇上，奴才该死，奴才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这张嘴……”

康熙摆了摆手道：“好了，赵昌，你出去吧，朕还有事要办。”



赵昌应诺一声，乖乖地离开了。这是在康熙的寝殿里，除康熙外，就只有阿露了。康熙和阿露，会有什么事情要办？

然而，这一次，当康熙的双手准备卸下阿露的衣衫时，阿露却低低地说了一句道：“皇上，你下午答应过皇后娘娘的，你今晚要去坤宁宫安息……”

闻听“皇后娘娘”几个字，康熙顿时就散了精神，双手也不自觉地松了阿露的身体。

康熙的孝诚皇后赫舍里在生下二皇子胤礽之后不幸因难产死去，现在如何又出来个“皇后娘娘”？却原来，赫舍里于1674年5月死去之后，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见康熙皇帝十分地悲伤，加上当时的战事又十分地吃紧，所以也就没提什么重新立一个皇后的事情。到了第二年的五月，赫舍里死去已整整一年了，南方的战事也相对松弛了些，博尔济吉特氏就找到康熙言道：“皇上，该立一个皇后了……”

是呀，作为一个国家，不可以长时间地无主，否则天下必将大乱。而作为一个皇帝，似乎也不可以长时间地无后，否则将不成体统。只不过对康熙而言，好像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那么可人的孝诚皇后赫舍里死了，想再找到一个像赫舍里那样的皇后定然难上加难。既如此，对康熙来说，再立一个什么新皇后，似乎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只是碍于“体统”，康熙又不能不立皇后。所以，康熙就了无兴趣地对博尔济吉特氏道：“皇祖母，就麻烦你老人家为孩子选一个皇后吧。”

博尔济吉特氏言道：“皇上，你早已经成年，选皇后的事，应该由你自己做主。”

康熙却道：“皇祖母，现在战事这么紧张，孩儿哪有时间 and 精力去挑选什么皇后？”

博尔济吉特氏有些迟疑地道：“我替皇上选出的皇后，皇上若是不满意，该如何是好？”

康熙强自一笑道：“皇祖母为孩子选出的皇后，孩儿如何会不满意？孝诚皇后便是皇祖母为孩子选出来的，孩儿不是很满意吗？”

于是，博尔济吉特氏就应诺道：“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就照皇上说的办吧。”

博尔济吉特氏决定从康熙已有的妃嫔中选一个人作为皇后。为使这个新皇后让康熙满意，博尔济吉特氏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整天地在后宫里转悠。她转悠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体型和外貌都与赫舍里比较接近的人。但可想而知，要找到一个与赫舍里很相像的女人该有多难。挑来选去，博尔济吉特氏最终决定升贵妃钮祜禄氏为新的皇后。

当博尔济吉特氏将自己挑选的结果告诉康熙时，康熙只“哦”了一声，轻轻

地道：“既是皇祖母选中的她，那就让她做皇后吧。”

既然康熙没有意见，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下来。贵妃钮祜禄氏一夜之间升为了大清朝的皇后，是为孝昭仁皇后。但从后来康熙的表现来看，他并不喜欢这位孝昭仁皇后，而更加喜欢德妃乌雅氏，也就是胤禛的生母。

实事求是地讲，德妃乌雅氏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绝代佳人了。不仅在后宫佳丽中，她是姿容最出众的一个，且她的肤色，也是后宫粉黛中最白皙、最亮丽的。康熙之所以喜欢她，与她的肤色也大有关系，因为，死去的赫舍里其皮肤就异常地白洁、光润。

然而，康熙对钮祜禄氏却不甚满意，只是他没有对博尔济吉特氏说。因为他知道，无论挑选谁做皇后，他都不会怎么太满意的。除非让赫舍里复活，或者让阿露入主坤宁宫。

一个人若是有了什么成见，那就很难改变。比如，康熙总喜欢拿赫舍里与钮祜禄氏作比较。在康熙的心里，赫舍里所有的特点全都是优点，而钮祜禄氏身上所具有的与赫舍里不尽相同的东西，在康熙看来，就都是她的缺陷和不足了。这样一来，即使钮祜禄氏是天底下最为美好的女人，康熙也是不会满意的。

故而，钮祜禄氏虽然升格成了大清朝的皇后，但康熙留宿坤宁宫的次数却不是很多。有时，他虽然留宿在坤宁宫，却并不与钮祜禄氏亲热。更有时，他明明朝坤宁宫去了，却突然掉转方向，跑到其他的妃嫔处潇洒走一回。当然，由于战事吃紧，他这种“潇洒走一回”的次数也不会很多。更何况，乾清宫内还有一个阿露，他尽可以在阿露的身上潇洒地走上几个来回。

今天下午，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突然来到了乾清宫，随她一同到来的，还有皇后钮祜禄氏。

说“突然”，是因为康熙整日地忙于军务，似乎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的皇祖母了。所以，当博尔济吉特氏和钮祜禄氏双双走进乾清宫时，康熙就感到十分惊讶。

康熙本以为自己的皇祖母是有什么事情而来，谁知，博尔济吉特氏却道：“没什么事情。只是听说皇上近来十分忙碌，所以我就和皇后过来看看。”

康熙近来自然十分忙碌。让索额图率二十五万大军开往西线战场不是一件寻常之举，如果索额图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平叛战争就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相反，如果索额图在西线耽搁的时间过长，不能及时地加入到湖北战场，那平叛战争的形势不仅不容乐观，且还十分地严峻，甚至会出现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所以，索额图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康熙便约他今天晚上到乾清宫来进行最后一次的叙谈。确切地讲，康熙是想把自己考虑成熟的东西告诉索额图，让索额图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处理西线战事。



看起来，博尔济吉特氏和钮祜禄氏到乾清宫来确实没什么事情。钮祜禄氏好像一直都没做声，只博尔济吉特氏在和康熙说话。博尔济吉特氏也没有说什么有关时局的话，自康熙清除了鳌拜势力之后，她就再也不过问政治了。她只是关心关心康熙的身体，和康熙拉拉一些家常闲话。然而，在她和钮祜禄氏即将离开乾清宫之前，她倏地问康熙道：“皇上，你是否还记得，你已经有多长时间没去坤宁宫了？”

康熙一怔。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但又不能不回答博尔济吉特氏的话。所以，他掠了那钮祜禄氏一眼，喃喃言道：“皇祖母，孩儿整天忙忙碌碌的……恐怕，有一个多月没去坤宁宫了吧？”

博尔济吉特氏缓缓地摇了摇头：“皇上，让我来告诉你，你已经有两个月零九天没去坤宁宫了！”

康熙愕然道：“皇祖母，孩儿真的有这么长时间没去坤宁宫了吗？”

博尔济吉特氏轻叹一口气道：“皇上，我知道你很忙，但抽点时间去坤宁宫走一走，也总还是有可能的……我几次去坤宁宫，总看见皇后在痴痴地等你……”

那钮祜禄氏开口了。她是朝着博尔济吉特氏说的，说的声音低得让康熙几乎听不真切：“皇祖母，请不要说了……臣妾知道皇上近来太忙，不然的话，皇上一定会……”

康熙这才明白博尔济吉特氏此番的来意。不知为什么，康熙一时间很是有点内疚。是呀，钮祜禄氏毕竟是大清朝的皇后，他再忙，隔三岔五地去坤宁宫留宿一晚也还是有时间的。也甭说是皇后了，就是那些后宫的妃嫔们，他也应该抽出点时间去看望看望她们、安慰安慰她们。不然，一个皇帝要那么多的妃嫔又有何用？

想到此，康熙就做出一些笑容，望着钮祜禄氏言道：“皇后，你放心，今晚，朕一定去往坤宁宫歇息。”

钮祜禄氏又说话了。这一回，她是对着康熙说的：“皇上既如此说，那臣妾今晚就恭候皇上大驾光临……”

博尔济吉特氏领着钮祜禄氏走了。那个时候，康熙还没有忘记自己对钮祜禄氏的承诺。可是，待索额图到来，同索额图进行了一番叙谈之后，康熙就把自己说过的话给忘了。等打发走了赵昌，寝殿内只剩下他与阿露两个人的时候，他早已把自己说过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当康熙搂定阿露，正要与她谐云雨之欢的当口，阿露却突然提起了“皇后娘娘”的事，这如何不令康熙十分的沮丧？

康熙不觉松了阿露，长吁一口气道：“你若不提，朕便不会想起此

事……”

阿露稍稍整理了一下被康熙揉乱的衣衫，然后挪到康熙的身前道：“皇上，你答应皇后娘娘今晚去坤宁宫，现在，你与索大人一番长谈之后，已经是深夜了……”

康熙轻轻地道：“是呀，是呀，夜已经很深了……既是深夜，朕不去也罢。”

说着话，康熙双手一抄，便又将阿露揽在了自己的怀里。她没有挣扎，只是道：“皇上说过的话，怎能不算数？想皇后娘娘，正盼望皇上大驾光临呢。皇上若不去，皇后娘娘该有多么失望，又该有多么伤心？”

康熙就那么搂定阿露的身子，毫无放松之意：“阿露，你说得很对，朕也知道皇后正在等朕。可是，朕记得很清楚，朕与你有整整三天没有亲热了。所以，朕今晚不想去坤宁宫，朕想留在这里与你好好地亲热一回……”

听了康熙的话之后，阿露一时间很是为难。她伺候康熙皇帝多年，对康熙的脾性应该十分了解。康熙并不是那种很固执的男人，但在一些儿女情长的事情上，他却有时有些任性。比如此刻，他要与阿露“好好地亲热一回”，如果阿露拒绝，他心中肯定不快，甚至还会恼火。实际上，阿露是不会拒绝的。但是，阿露又深深地同情和理解钮祜禄氏。身为大清朝的皇后，却常常得不到皇上雨露的滋润，心中该有何种感慨？

想到此，阿露在康熙的怀中扭动了一下身子，然后轻轻地道：“皇上，奴婢也很想与你好好地亲热一回，可是，皇后娘娘正在等着皇上的驾幸，总不能让皇后娘娘空等一夜吧？”

康熙自觉不自觉地阿露搂得更紧：“阿露，不用管她，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只需想着如何与朕亲热便是……”

阿露却道：“皇上，如果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岂不更好？”

康熙道：“阿露，这等事情如何会两全其美？就像鱼与熊掌，朕既然不能兼得，也不想兼得，朕就肯定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康熙把钮祜禄氏和阿露比作鱼与熊掌，似乎倒也精当。阿露幽幽地言道：“皇上，待奴婢与你好好地亲热一回之后，你再去坤宁宫歇息，皇上以为如何？”

康熙一怔，喃喃言道：“这倒真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法子……”

于是，康熙与阿露一番云雨之后，便悠搭悠搭地朝坤宁宫而去。

当康熙走进坤宁宫的时候，恐怕已是深更半夜了。钮祜禄氏闻之，忙着像脱笼的小鸟一般，飞也似的迎了出来。见着康熙，钮祜禄氏一边施礼一边急急地道：“皇上驾到，臣妾来迟，乞请皇上恕罪……”

康熙“啊”了一声道：“皇后太客气了！不是你来迟了，而是朕来迟了！”

钮祜禄氏忙道：“皇上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



臣妾，臣妾真是幸莫大矣！”

康熙哼哼哈哈地道：“朕确实过于忙碌……适才，朕是在处理了一桩紧急公务之后，才得以抽身至此。”

康熙适才处理了一桩什么“紧急公务”？钮祜禄氏不知，赶紧言道：“皇上如此繁忙还来看望臣妾，臣妾真是感激涕零……臣妾恭请皇上入房歇息以养龙体……”

康熙却道：“朕虽劳累，暂时还不想歇息。朕想先自沐浴一番，以除去身上汗味，然后再休息不迟。”

康熙应该说“除去身上阿露的汗味”才比较贴切。钮祜禄氏殷勤地道：“待臣妾为皇上沐浴更衣……”

康熙摆了一下手道：“不劳皇后如此殷勤。你先回房，朕沐浴后自会去见你。”

钮祜禄氏应诺一声，姗姗离去。康熙一指不远处的一位宫女道：“你，为朕洗浴。”

能亲手为皇上洗浴，对一般的宫女来说，不啻是莫大的荣幸。那宫女慌忙而又激动地走了过来，口里甜蜜蜜地应了一句道：“奴婢遵旨。”

康熙摊开四肢，舒舒服服地浸泡在热水里。房事过后，洗上一个热水澡，也不失为生活中的一大快事。更不用说，还有一位妙龄的女子，在为自己的身体细心地搓洗。

康熙见那宫女不仅洗得细致、搓得认真，且身段相貌也十分地标致，于是就开口询问道：“你且告诉朕，你姓什名谁？”

那宫女答道：“回皇上的话，奴婢姓林，名唤兴玉。”

林兴玉，显然是个汉人姓名。大清皇宫中的女子，多为满人，但也有少量的汉人和蒙古人等，如那个阿露便是汉族女子。

康熙听到“林兴玉”三个字后，身体不觉一震。因为，另有一个姓名，康熙近来一直难以忘怀。那个姓名便是吴三桂手下最得力的大将之一：林兴珠。

见康熙身体一震，林兴玉一时非常恐慌：“皇上，是不是奴婢……手脚有误？”

康熙言道：“不，你搓洗得朕很舒服。朕且问你，有一个男人，大约四十岁左右，名唤林兴珠的，你可认识？”

这一回，是林兴玉的身体一震了：“皇上，奴婢的大哥就叫林兴珠，正是四十岁左右……莫非，皇上见过奴婢的大哥？”

听说，那林兴珠的亲人都已走散。难道，这宫女林兴玉真的就是那林兴珠的妹妹？若是，这事情似乎也真太过巧合了。

但康熙并没有把有关林兴珠的事情告诉林兴玉，原因之一就是，那林兴珠正领着吴三桂的数十万叛军在长江边上与明珠和勒尔锦等人激战。康熙只是淡淡地

回道：“朕并没有见过你的大哥，朕只是听说过有林兴珠这么一个男人。待朕空闲下来，派人去打听一下，看那个林兴珠是不是你的大哥。”

那林兴玉“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奴婢感谢皇上的大恩大德……奴婢五岁的时候，就与大哥失散……”

看林兴玉悲悲戚戚的模样，康熙一时有些不忍：“你且起来。你既是五岁便与你大哥失散，你大哥若现在见了你，还如何把你相认？”

林兴玉言道：“回皇上的话，奴婢的左臂上有一粒红痣，奴婢若见了大哥，只需把这一特征说出，奴婢的大哥便会知道奴婢是谁……”

“原来如此，”康熙点了点头，“你放心，朕一定派人去把那林兴珠的底细打探清楚。”

沐浴更衣完毕，康熙浑身松弛地走进了孝昭仁皇后的卧房。那钮祜禄氏自然还在等待，康熙也没搭话，径自走过去，和衣躺在了床上。

如果说康熙在钮祜禄氏的卧房里还有一些情趣的话，那就是，这卧房的主人本是孝诚皇后赫舍里，康熙现在躺着的这张凤床，那赫舍里也曾经躺过。尽管这卧房换了主人之后，环境布置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康熙一走进这里，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可心可意的赫舍里，想起自己与赫舍里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

见康熙躺在床上、定定地望着屋顶，毫无亲热的意思，钮祜禄氏尽管很失望，但也没敢造次，只静静地伏在康熙的一侧，像一只依人的小鸟。

是呀，虽然得不到康熙皇帝的亲热，但能够伏在皇上的身边，悄悄地嗅着皇上身上散出的气息，也总比独自卧于一床要强许多。

康熙动弹了，伸过手去，轻轻将她的腰身松松地搂住，然后低低地言道：“朕累了，朕要休息……”

她没吭声，只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她恨不得能将自己完完全全地嵌入到他的体内，但同时她也知道，她这是怎样的一个妄想啊！

显然，钮祜禄氏是不可能睡着的。而实际上，康熙也没有马上就睡着。他是很累，但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很多。比如那个索额图，他带着二十五万大军西去，能顺利而及时地解决西线叛军的问题吗？

想来想去，康熙竟然睡意全无，怎么也合不上眼了。他轻叹一声，索性坐了起来。钮祜禄氏不知究竟，慌忙弓起身子，就那么四肢立起趴在床上，有些可怜兮兮地望着康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她当时很像一只做错了什么事而企望得到主人宽恕的小狗。

康熙有些不忍心看她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于是就张开手臂道：“皇后，你坐到朕的怀里来。”



钮祜禄氏一听，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就钻入到他的怀中。她今夜肯定是做过精心准备，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浓郁的芬芳，一个劲儿地直往康熙的鼻孔里钻。

因为康熙想竭力摒去那些纷扰的军事，所以他就略略打起精神，信口问钮祜禄氏道：“皇后，你今晚涂的什么香水，味道居然如此浓烈？”

钮祜禄氏小声回道：“禀皇上，臣妾今晚是用法国香水沐浴，但恐皇上不会喜欢……”

“法国香水？”康熙一怔，“皇后，你如何会有法国香水？又如何会用法国香水沐浴？”

钮祜禄氏言道：“回皇上的话，皇祖母今日傍晚到臣妾这儿来，带来了一瓶法国香水。皇祖母教导臣妾说，用法国香水沐浴，不仅身体芬芳异常，且肌肤也会变得鲜洁亮丽。臣妾不敢违背皇祖母旨意，在皇上到来之前，用皇祖母所赐的那瓶法国香水沐浴了一番……”

康熙知道，皇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定是从那些法国传教士的手中得到的那瓶香水。康熙还知道，博尔济吉特氏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钮祜禄氏变得更加芳香、亮丽起来以博得他的欢心。

想到此，康熙就故意使劲儿地在她的颈间嗅了嗅，一边嗅一边咂咂有声道：“朕早就听说法国香水非同一般，今日一闻，果然名不虚传。”

钮祜禄氏连忙道：“皇上如此说，那皇上是喜欢臣妾身上的这种香味了？”

“那是自然。”康熙振振有词地道，“法国香水，涂在大清国皇后的身上，大清国皇上岂有不喜欢之理？”

钮祜禄氏不禁喜形于色：“皇上既已喜欢，臣妾当高兴万分！”

康熙言道：“爱后，法国香水的芬芳，朕已领教。但不知，用这种香水沐浴，爱后的肌肤是否真的变得鲜洁亮丽了？”

钮祜禄氏听到“爱后”二字，差点激动得要跳起来。是呀，她有多少时日没听过皇上这么亲昵地称呼她了。

“皇上，请恩准臣妾宽衣，让皇上检验臣妾的肌肤……”

康熙心里话，反正也闲着没事，就看看她的肌肤，看法国香水是否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这么想着，康熙就朝着她点下了头。

见康熙首肯，钮祜禄氏就迫不及待地脱光了自己的衣衫。顿时，一具美妙的胴体就一丝不挂地呈现在了康熙的眼前。

康熙的眼睛不由得一亮。看起来，那法国香水确有润肤之神奇功效。不仅她浑身上下的肌肤都鲜亮无比，且她胸前的一对乳房，似乎也比过去来得硬挺、饱满。康熙不禁喟叹道：“法国香水，果然是魅力无穷啊！”

而实际上，这只是康熙的一种错觉而已。法国香水虽然直到今天还享誉全球，但却根本没有什么能使女人乳房硬挺、饱满的神奇功效。康熙之所以会觉得钮祜禄氏的双乳与过去不大相同，乃是因为他过去对钮祜禄氏的身体根本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也难怪，康熙本来就对她没有什么很深的感情，而后宫又有那么多的女人，都那么美貌，都有那么一对乳房，康熙才不会去格外留意或注意钮祜禄氏究竟长有一对什么样的乳房呢。

但今夜就不同了，今夜钮祜禄氏的双乳是经过法国香水浸泡过的。康熙纵目看去，便觉得那一对丰乳十分地奇妙。所以，康熙喟叹一声之后，就情不自禁地伸手去触摸钮祜禄氏的双乳。这一触摸不打紧，康熙只觉得，那法国香水的功效简直太神奇了，泡得她的双乳，看起来是那么的硬挺，而抚摸起来竟又是那么的柔软。故而，康熙的手摸到了她的乳房之后，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钮祜禄氏这棵久旱的禾苗，终于喜逢甘霖。许久，她才恋恋不舍地爬起身子，侧目去看康熙，康熙好像已经睡着了。钮祜禄氏不禁暗自思忖道：适才激战当中，皇上心中会怎么想呢？

其实，康熙依然没有睡着。在与钮祜禄氏战斗时，他的心中几乎什么都没有想。而战斗结束之后，他便马上就又想起了那个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的课题：索额图西去，能很快地解决西线叛军的问题吗？

事实是，索额图不仅很快地解决了西线叛军的问题，而且还解决得很好。

康熙与钮祜禄氏做爱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就在那之后没多久，索额图便带领二十五万大军，离开京城，浩浩荡荡地向着西线开去。

为了争取时间，索额图的大军自然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军的行军速度非常之快，不多日，索额图和他的大军便赶到了西线战场。

因为西线早就没有什么战事了，所以整个西线战场看起来就十分地平静。索额图赶到西线后，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将西线清军各大小将领召集到一起，询问战事情况，商讨作战方略。

西线叛军主要有三支：一支是陕西提督王辅臣，兵力最多，约十万之众，现龟缩在甘肃平凉一带，几无动静。另一支是四川提督郑蛟麟，约有五万人马，盘踞在成都附近，也与清军没什么战事。还有一支是四川总兵吴之茂，也约有五万人马，驻扎在四川与陕西的交界处，与清军有些零星的战事。

索额图在听取了各大小将领的意见后作出决定，用西线原来的清军十多人，监视吴之茂叛军和郑蛟麟叛军，并密切注意湖北叛军的动向，自己则亲率从京城带来的二十五万大军，直扑平凉一带，首先解决掉王辅臣叛军。

由于王辅臣与清廷为敌的决心并不大，很是疏于防范，加上索额图用兵又十



分地诡秘和迅捷，所以，当索额图的清军将平凉一带团团围住之后，王辅臣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到。而当一个手下向他报告，说是在平凉周围发现有大批清军时，他竟然训斥那手下道：“胡说八道！你定然是看花了眼！我王辅臣早就与清军停火，他们如何会主动来与我交战？”

的确，王辅臣早就不想与清军再打下去了，他的头脑似乎还很清楚。他好像已经看出，不管这场战争目前的状况如何，但战争的结局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军必胜。

所以，王辅臣就很是后悔。他后悔的是，自己不该为吴世璠的那些银子所诱惑，更不该趁着酒劲儿杀掉康熙的钦差大臣莫洛，而经略大臣莫洛居然还是他王辅臣的好朋友。

然而，王辅臣后悔是后悔，却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继续与朝廷为敌，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而要投降朝廷，康熙皇帝会放过他吗？左右为难，矛盾重重，这就是王辅臣为什么攻下了兰州之后又主动放弃而退守平凉的真正原因。他想在平凉待上一段时间，静观事态发展，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康熙对王辅臣基本情况的估计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由此不难看出，康熙作为一国皇帝，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尽管王辅臣不相信（或不情愿）清军会主动围上来与他交战，但事实却使得他不能不相信：东边发现清军，南边发现清军，西边发现清军，北边发现清军。换句话说，平凉一带已经被清军四面包围了。

王辅臣大惊失色地问手下道：“清军从何来的这么多人马？”

没有一个手下能回答王辅臣，因为他们和王辅臣一样，根本就不知晓索额图带着大军赶到西线的事情。一个手下反问王辅臣道：“大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王辅臣皱起了眉头：“不要慌乱……先把人马集中起来，如果清军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就向南冲突，先去与吴之茂会合，然后再突向成都找郑蛟麟。”

看起来，王辅臣的这个“突围”计划，似乎是可取的，但实际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王辅臣是很难跑到南边去的。因为，不仅索额图手下的兵马是他王辅臣的两倍还多，而且，四川与陕西的交界处，还有十多万清军在等着他。

令王辅臣更为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手下像活见了鬼似的慌慌张张地跑来向王辅臣报告，说是清军“宁西靖寇大将军”索额图，已经来到王辅臣的军中，直呼其名地要见王辅臣。

“宁西靖寇大将军”一职，确是康熙钦封索额图的。王辅臣虽没见过索额图，却也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他竭力抑制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极度恐惧，满腹狐疑地问那报告的手下道：“那索额图……带多少警卫过来？”



那手下回道：“并无什么警卫，就他一个人。”

王辅臣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自言自语般地道：“这索额图，倒也是个胆大之人……”

不难看出，王辅臣虽还没见着索额图，却已经对索额图单枪匹马闯营之举大为钦佩了。一手下问王辅臣道：“大人，那索额图已经走近，我们将如何应对？”

王辅臣略一思忖，然后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我王某，切不能再铸大错，断了自己的后路。”

“铸大错”一语，是否指的莫洛一事？“后路”一说，可否含有等待朝廷招安之意？反正，王辅臣已下定决心，不管那索额图是何来意，自己都应始终以礼待之。

客观上讲，索额图只身一人闯入王辅臣叛军营中，的确是有些冒险。因为，王辅臣在平凉一带按兵不动的真正用意，他索额图并不十分清楚，而且，王辅臣在举兵反叛前，曾杀死了朝廷的钦差莫洛。王辅臣既敢杀死莫洛于前，那就同样敢杀死他索额图在后。既然如此，索额图为何又要冒这个风险呢？理由是，索额图主观上以为，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的情况与当初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当初，莫洛是独自一人待在陕西，而当时的王辅臣，在吴世璠的银子的诱惑下，正一心想举行叛乱。但现在不同了，索额图不是单身一人，他的身后有一支强大的清军作后盾，而且，现在的王辅臣，早就退守平凉，与清廷为敌的决心显然已经淡漠。所以，索额图认为，他只身一人闯入叛军营中，安全系数还是比较大的，至少，比当时的莫洛要安全得多。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索额图如此作为，是在遵照康熙的意旨行事，即，如能招安王辅臣，尽量招安，若不能招安，再动用军事手段。既是招安，当然要拿出招安的诚意。索额图一人前往，其“诚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实际上，索额图到了西线之后方才明白，虽然自己的兵马明显地比王辅臣占优势，但是，整个西北地区，地形地势极为复杂。若动用军事手段，打败王辅臣是很容易的事，而要将王辅臣的十多万叛军悉数歼灭，则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会让王辅臣和他的大部叛军溜掉。而只要让王辅臣和他的叛军溜掉，想再追赶上加以歼灭，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如果真的是这么一种结果的话，索额图即使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恐也不能彻底地解决西线叛军问题。茫茫的大西北，王辅臣等叛军何处不可以藏身？即使索额图在这里最终能够彻底解决西线叛军问题，但恐怕到那个时候，中线和东线的战场情况，早就发生了重大变故。这样一来，索额图解决了西线叛军，对整个战局而言，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故而，索额图只身闯入王辅臣军营，目的就是想尽快地解决西线战事，好尽快地加入湖北战场。



索额图闯入王辅臣军营的时候，态度是沉毅的，步履是从容的。叛军官兵见索额图这么一副模样，似乎都被他的气势所震慑，谁也不敢大明大亮地加以拦阻。除一个叛军军官跑去向王辅臣报告外，只有十几个叛军官兵，远远地跟在索额图的后面，像是在为索额图保驾护航。

索额图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朝着叛军中军大营，不疾不徐地走着。当时是上午，天气很好。一轮明媚的太阳，柔柔地照在索额图的身上。索额图行走在叛军大营中，就像是在自家的庭院里悠闲地散步。

索额图走着走着，突然勒住了马头，转身问一个跟在马后的叛军头目道：“前面那一排矮小的房屋，是何所在？”

那叛军头目十分规矩地回道：“那一排房屋，正是我们的中军大营。”

索额图“哦”了一声道：“既是中军大营，想必那王辅臣王大人就住在里面？”

那头目点了点头，算是作了肯定的回答。索额图又问道：“既然王大人住在里面，这么长时间了，为何一直没有动静？”

那头目噤着双唇言道：“王大人的事情，小人如何会知晓……”

这头目的话音还未落，蓦然闻，笙乐齐鸣，锣鼓喧天。打那排矮小的房屋处，走过来一支像模像样的仪仗队来。仪仗队的前面，有一个男人骑着一匹枣红色战马，正“哒哒哒”的朝着索额图奔来。

索额图不知何故，连忙问那个叛军头目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头目勉力挤出一丝笑容回道：“这是王大人，欢迎你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匹枣红色战马，挟着一股轻风，早驰至索额图近前。四只马蹄还没有停稳，马上之人已滚鞍下马，冲着索额图一抱拳道：“王某久闻索大将军威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索额图不认识王辅臣，听见来人自称“王某”，便故意微微一笑问道：“来人莫非就是陕西提督王辅臣王大人？”

听到索额图提起“陕西提督”四字，王辅臣的脸庞不由得一红：“惭愧、惭愧！在下正是王辅臣……”

索额图“哈哈”一笑道：“索某早就闻知王大人一表人才、英俊倜傥，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王辅臣赶紧言道：“索大将军如此谬奖在下，在下真是无地自容啊。请索大将军随在下一同入大营中稍事休息……”

索额图翻身下马：“王大人是主，索某是客，一切当客随主便。”

王辅臣哈了哈腰，让索额图走在前面，自己伴在他的一侧。一时间，鼓乐声又大作，几有震耳欲聋之感。

索额图转向王辅臣：“王大人如此礼待索某，索某真是愧不敢当啊！”



王辅臣言道：“此处乃穷乡僻壤，无以欢迎大将军光临，只得临时拼凑了这么一支鼓乐队，让大将军见笑了！”

索额图明白过来，王辅臣之所以迟迟走出中军大营，乃是因为他在准备这支鼓乐队。由此看来，王辅臣对索额图的到来，倒也不乏某种真情实意。

想到此，索额图就故意用一种淡淡的语调对王辅臣道：“王大人，如果不是这场战争，王大人你又何至于沦落到这种穷乡僻壤之处啊！”

“那是，那是。”王辅臣连着点了几下头，“如果不是这场战争，索大将军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啊！”

索额图也点了一下头道：“王大人言之有理。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索某是不会在这种地方与王大人见面的。既然如此，你我何不就想一个法子，早点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这个……”王辅臣不觉迟疑了一下，“还是请大将军先入大营歇息，然后再谈这个问题也不迟……”

索额图微微一笑道：“索额图既来之则安之，一切悉听尊便。”

索额图在前，王辅臣随后，俩人依次入了中军大营。分宾主坐下，又上了香茶，待大营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王辅臣有些期期艾艾地问道：“不知索大将军此番前来，对王某有何赐教？”

索额图轻轻地一摆手：“赐教是谈不上的。索某此番前来，只是想告诉王大人一个事实，那就是，索某从京城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已经散布在平凉的四周。所谓先礼后兵，索某特来告诉王大人一声，希望王大人早点做好交战的准备。”

索额图实际上只带了二十五万军队。不过，二十五万与三十万，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王辅臣硬是作出一副笑脸道：“交战之前，烦将军特来告之在下，这份深情厚谊，在下当感激不尽……在下虽与大将军素未谋面，但大将军的三十万人马已将平凉包围多时，在下竟然浑然不觉，由此可见，大将军定是一位用兵如神的奇才啊！”

索额图笑道：“王大人过奖了！不是索某用兵如神，而是王大人根本就没有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打算。不然，索某恐怕还没有到平凉，王大人就早已知晓了。王大人，索某之言，可有一些道理？”

索额图所言，自然是实情。王辅臣“啊”了一声道：“大将军不仅用兵如神，且也料事如神啊！”

索额图紧接着问道：“王大人既已无心恋战，何不就和索某一起，共同想个法子，尽早地结束这场战争？”

王辅臣慢慢地低下了头，一时没有言语。索额图顿了顿，又道：“不瞒王大人，索某此番前来，并不是真想与王大人开战。索某真正的用意，是奉当今皇上

旨意，来与王大人共同寻找一个尽快解决这场战争的好法子。不然，战端一开，定将造成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局面。索某请王大人三思。”

王辅臣的头又慢慢地抬了起来：“索大将军，如果在下刚才没有听错，大将军是说，你是奉皇上旨意，前来与在下共同寻找解决这场战争的方法？”

索额图点了点头：“不错，索某正是奉当今皇上旨意前来。当今皇上非常清楚王大人现在的处境，再三谕令索某，千万不可与王大人兵戎相见，一切当以和平解决为妥。不然，索某何必要到这里来与王大人叙谈？”

王辅臣一时又无言。半晌，他缓缓地言道：“大将军既然对在下如此坦诚、信任，在下便只能据实相告……在下早就不想再打下去了，可在下又不能不为自己的前途忧虑……索大将军，在下心中……确有难言之隐啊！”

索额图当然知道王辅臣的“难言之隐”是什么：“王大人莫非指的莫洛一事？”

王辅臣重重地点下了头：“是的。在下一时鬼迷心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下纵然停止战争、交出军队，可大清皇帝又岂能宽恕于我？”

索额图静静地道：“王大人所虑，乃人之常情。一个须眉男儿，谁不想为自己挣得一个美好的前程？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王大人真心思过，当今皇上定然会宽恕于你。”

王辅臣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将军对在下关怀备至，在下无以感激。只是，恕在下唐突，纵然大将军诚心宽恕在下，可大将军并不能代表大清皇帝的意旨啊！”

索额图见时候已到，便从怀中摸出皇上亲拟的那道“圣旨”，且郑重地言道：“如果王大人诚心思过，就请王大人跪地听旨吧。”

王辅臣一听，几乎没作任何考虑，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由此可见，在王辅臣的心中，他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大清皇帝的一个臣民了。

康熙的这道“圣旨”并不是专写给王辅臣的，而是写给西线战场上所有叛军头领的。这道“圣旨”的文字不多，关键的一句话便是：“凡主动停止与朝廷为敌者，往事一概不究。”

当索额图清晰而又铿锵地朗读完了康熙的那道“圣旨”后，王辅臣情不自禁地一连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且大声呼道：“微臣谢主隆恩！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看看，听完了康熙的那道“圣旨”后，王辅臣就以“微臣”自居了。索额图轻松地一笑道：“王大人快快请起！只要王大人主动地交出军队，索某愿意在皇上的面前保奏王大人仍留任陕西提督一职，王大人以为如何啊？”

刚刚爬起身子的王辅臣，听了索额图的这番话后，忙又跪地叩头道：“属下叩谢索大人栽培之恩……”